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五百八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左氏傳補注一

吳沈欽韓文起著

隱公

傳繼室以聲子

雜記所謂攝如君也白虎通說曰嫡死不復

更立明嫡無二防篡殺也祭宗廟攝而已按大夫而下繼室有爲嫡者故喪服之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嫡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非嫡也

元年

經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雜記上介賵執圭將

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

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

傳鄭武公 史記武公名掘突譙周云名突滑

故名曰寤生 史記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

年生太叔段按史記云生之難此寤生之解明矣又風俗通云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終老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應劭說亦近是如杜解則寤寐中便已生子較后稷之先生如達文王之洩于少牢殆又易之姜氏當鍾愛何爲惡之乎寤與悟同呂覽明理篇頡訐百疾注訬逆也說文悟逆也亦通作悟韓非子說難大意無所拂忤史記韓非傳作大忠無所拂悟司馬貞索隱云不拂悟于君張守節正義拂悟當爲拂忤古字假借耳顧廣圻韓非子識誤

云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呂覽蕩兵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新序雜事篇衛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皆悟字之義禮記哀公問午其眾注逆其眾王肅本作迂是午悟寤皆通悟也凡從此聲者其義並通士喪禮下篇無器則梧受之疏云梧卽逆也劉熙釋名女青徐州曰媼媼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此其證也今生子有足先出者妨產婦卽謂之逆生也

號叔死焉

竹書紀年平王四年鄭人滅號

小九之一

周書作雒解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

王城九之一惠棟曰不舉中者從可知

國不堪貳

坊記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唯卜之曰

稱二君注不貳不自貳于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二當

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于秦命其大夫
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欽韓按二五尊卑大易明文別嫌明
疑春秋法戒故公子呂云國不堪貳疏謂兩屬則賦役倍而國
人不堪是以長慮爲淺見矣

不義不暱 說文𪔐黏也引傳不義不𪔐或作𪔐考工記凡暱
之類不能方故書暱或作𪔐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暱之暱或爲
𪔐案尙書典祀無豐於昵孔傳昵近也馬融云昵考也考于祖
爲近爲親此作暱非體說文暱曰近也引昭二十五年傳私降
暱宴此言所爲不義則人無肯親附與下京叛叔段相應杜注
非是

未嘗君之羹 顧炎武曰爾疋肉謂之羹故云未嘗君之羹按

杜預以羹爲賜賤官之常若賜賤官則以肉體取盡飽所謂賤者取賤骨周語戎狄則有體薦何得只啜羹也禮經自鄉飲酒至少牢饋食曰羹定曰羹飪皆是所殺之肉體又聘禮記云賜饗惟羹飪注謂飪一牢也豈可盡以盛鉶者當之乎若然則穎考叔食舍肉一語爲贅矣

弔生不及哀 士喪禮下篇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蓋前乎此皆營死者之事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賓乃弔生者經又云就次猶朝夕哭猶者猶旣殯之朝夕哭也喪服疏云旣殯以後卒哭祭以前阼階之下爲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按其時雖不代哭甚哀未殺故爲哭三無時之一傳文所謂及哀者卽是此時以卒哭祭爲限也

喪服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爲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
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
八升也又虞禮記卒哭祭餞尸畢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婦人
說首經不說帶所謂卒哭後變麻服葛只是男子易腰帶以葛
婦人易首經以葛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麻不易也其負版衰裳
練祭猶服大祥祭畢始焚之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杜預謂
大子諸侯既葬無服非聖無法古今之罪人也

有蜚 政和證類本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也如蝗
蟲別錄云形似蠶蛾腹下赤八九月多入人家屋裏逃寒有兩
三種以作廉薑氣者爲眞南人噉之又夜行一名負盤卽氣盤
蟲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按爾疋注蜚卽負盤臭蟲似當爲

氣盤蟲

年二經夫人子氏薨穀梁傳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

人之義從君者也疏云穀梁知是隱公之妻者以隱推讓據其
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
按左氏無明文說左氏者以子氏未薨句謂之桓母耳當從穀
梁說

年三經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顧棟高大事表穀梁云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杜以春秋日食皆在朔故于去年十二月置閏若

移此閏于今年二月而以己巳爲二月晦則于穀梁之說合矣

蓋今法日食必於合朔而古法疏或有食晦日者漢晉時猶然

欽韓按顧說非也元史厯志姜岌晉書志天水姜岌校春秋日

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三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今授時厯推之是歲三月己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六千六百三十一入食限又隋書厯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並無朔字今以甲子元厯推算俱是朔日正明受經于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此年二月己巳食推合己巳朔唐志大衍合朔議曰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正明爲是然依左氏例本無先後食法顧氏引入異家之論爲左氏疚痛也

傳不反哭于寢 杜預云自墓反虞于正寢疏依和其謬按既夕禮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立婦人拾踊送賓于門外遂適殯宮送賓出後乃云適殯宮明上文升西階爲廟所以先反哭于

廟者當尸柩遣奠時已在廟朝廟先禩而後祖故反哭就其最
後行處鄭云反哭者于其祖廟是也檀弓日中而虞反哭升堂
主婦入于室孔疏恐人仞堂與室爲正寢故云此皆謂在廟也
是禮經皆謂反哭于廟傳云哭于寢寢卽廟耳猶諸殯宮本是
寢而雜記云至于廟門注云廟所殯宮以尸柩所在故寢可謂
之廟祖廟以酌奠在室故廟亦可謂之寢月令注凡廟前曰廟
後曰寢是也杜預以爲正寢不知寢廟通稱也士虞禮側享于
廟門之外主人卽位如反哭位疏云迎魂而反神還在寢故以
寢爲廟虞于中祭之是虞與反哭異所矣

君子曰 趙汭左傳補注曰凡傳中所引君子曰義皆膚淺左
氏之陋見也殿本注疏攷證臣照按君子之稱或以德或以位

左氏所謂君子曰者謂其時所謂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
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稱君子之論也後儒每忘卻左
氏之書以紀事而以是爲左氏論事往往訾警之亦惑矣王貳
于虢王叛王孫蘇皆直書其事而時勢與義理並著如孔子之
不得不作春秋也欽韓按此論最善讀左傳者也

憾而能眴者 釋言眴重也郭云謂厚重說文眴目有所恨而
止也

年傳修先君之怨 服氏以先君爲莊公孔疏引衛世家稱桓

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弑則隱二年鄭人伐衛當桓之世按疏
但據傳二年之文耳惠云州吁弑桓而稱先君無是理也先君
之怨在春秋前明矣

敝邑以賦 論語孔注賦兵也杜預謂賦調非

眾仲 潛夫論志氏姓篇魯之公族有眾氏

猶治絲而棼之也 說文棼複屋棟也廣正釋宮棼閣也非此

義蓋借棼爲紛亂耳書呂刑泯泯棼棼傳云棼棼同惡是亦有
雜亂之義也

敗鄭徒兵 傳言諸侯之所敗者唯徒兵見鄭之未大創也杜
何從知其必不車戰

年傳則公不射 惠云此指祭祀射牲按此謂田獵上殺也詳
王制及毛詩傳

大夫四士二 按論語馬融注佾列也八人爲列是大夫以下
亦以八人爲列服氏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爲四八三十

二士爲二十八者是也杜用何休說非也宋書樂志元嘉十五年太常傳隆云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顧炎武云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疏以爲舞勢宜方故行列旣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至邢昺爲論語疏反援何杜之說以亂馬注殊不思士之四人固得方勢于何見綴兆行列邪

六傳宋人取長葛 劉敞曰按前圍今取諸家並云一役杜氏分爲兩役非

猶懼不饒 說文饒草多兒此訓爲至廣正不載蓋與暨通釋

元應一切經音義字林暨及也亦至也韋昭周語注暨至也莊九年傳盟于莒穀梁作暨

年七傳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主國致幣有二事聘禮賓至近

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乘皮束錦饋勞者此一事也賓事畢卽館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大夫奉束帛賓受幣致大夫乘馬束錦此又一事也然皆主先而賓酬非此發幣之事至歸饗餼之明日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致命致其君命也降出又請面如覲君之幣賓私覲之幣畢乃餼賓

此所謂發幣于公卿也主人朝服迎門外再拜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再拜受幣此敬賓之禮而凡伯不然故戎嫌之

年八傳先配而後祖賈逵以爲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

鄭眾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皆與禮文不合鄭康成以爲軌道之祖又與傳先言入鄭者不合杜預謂忽不先告祖廟而行則陳鍼子旣非目擊安得方來譏之愚按聘禮大夫之出旣釋幣于禰其反也復告至于禰忽受君父醺子之命于廟以逆其婦反不告至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是爲墜成命而誣其祖

九傳乃可以逞 方言逞苦了快也此言可以逞我之志

十傳以王命討不庭 諸侯職貢充庭覲禮庭實惟國所有不

庭者不修職貢也庭與甯聲同大戴記投壺篇嗟爾不甯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孔廣森曰諸侯不臣謂之不甯惠云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傳義謂諸侯有功則加地進爵鄭能推其功于魯以王爵勞之合于正體尙書大傳命諸侯得專征而歸其地于天子

十一 傳薛庶姓也 爲婚姻者謂之異姓鄭注禮記大傳云異

姓謂來嫁者也司儀注云庶姓無親者也

工則度之 釋器木謂之剡郭注引傳亦作剡廣正釋詁剡分也

周之宗盟 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按夏見曰宗鄭云宗尊也欲其尊王同盟亦是尊王之事宗尊字古本通左傳伯宗穀梁傳作伯尊字林宗尊也宗盟亦謂主盟賈義是也